

青衣



毕飞宇 文集

Bi Fei Yu Wenji

毕飞宇





毕飞宇
文集

青衣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青衣/毕飞宇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3

(毕飞宇文集)

ISBN 978-7-02-010134-4

I. ①青… II. ①毕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44718号

责任编辑 赵 萍

装帧设计 陶 雷

责任印制 苏文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大街166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249千字

开 本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
印 张 20 插页1

印 数 1—8000

版 次 2015年1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0134-4

定 价 34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自序

毕飞宇

这套文集收录了我从 1991 年至 2013 年之间的小说,是绝大部分,不是全部。事实上,早在 2003 年和 2009 年,江苏文艺出版社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就分别出版过我的文集。江苏文艺的是四卷本;上海文艺的是七卷本;此次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这套文集则有九卷。递进的数据附带着也说明了一件事,我还是努力的。

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:小说不是逻辑,但是,小说与小说的关系里头有逻辑,它可以清晰地呈现出一个作家精神上的走向。现在我想再补充一句,在我看来,这个走向有时候比所谓的“成名作”和“代表作”更能体现一个作家的意义。

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，他们愿意为我再做一次阶段性的小结。老实说，和前两次稍有不同，这一次我有些惶恐。写作的时间越长，我所说的那个走向就越发地清晰，——我的写作是有意义的么？——它到底又有多大的意义呢？

我写小说已经近三十年了，别误会，我不想喟叹。我只是清楚了一件事，以我现在的年纪，我不可能再去做别的什么事情了，也做不来了。我只能写一辈子。说白了，我只能虚构一辈子。可再怎么虚构，我还是有一个基本的愿望，我精神上的走向不是虚构的，我渴望它能成为有意义的存在。

2014年6月7日于南京龙江

目 录

生活边缘	1
家里乱了	35
好的故事	82
哥俩好	115
林红的假日	170
睁大眼睛睡觉	206
青衣	261

生活边缘

—

婚姻或仿婚姻往往由两块布拉开序幕，一张床单，一张窗帘。序幕拉开的时候小苏正在铺床。也可以这么说，序幕拉开的时候夏末正往窗帘布上装羊眼。反正是一回事。

小苏跪在床上，她的十只指头一起用上了，又专心又耐心的样子。她铺得很慢，一举一动都是新感受。才九月底，完全是草席的季节，但小苏坚持要用床单。床单的颜色是纯粹的海水蓝。小苏把这块海蓝色的纺织平面弄得平整熨帖，像晴朗海面的假想瞬间，在阳光普照下面风静浪止，小苏和夏末站在床的这边和那边。他们隔海相望。家的感觉就这样产生了。家的感觉不论你渴望多久，一旦降临，总是猝不及防，感人至深，让你站不稳。这时候一列火车从窗下驶过，他们的目光从二楼的窗口望出去，火车就在窗子底下，离他们十几米远，只隔了一道红砖墙。小苏

在某一瞬间产生了错觉，火车在她的凝望中静止不动了，仍在旅途的是他们自己。他们租来的小阁楼在每一道列车窗口朝相反的方向风驰电掣。

火车过去后小楼里安静了。小苏和夏末一起向四壁张望，没有家具。但四块墙壁具体而又实在，看在眼里有一种被生活拥抱的真切感。夏末提着窗帘绕过床，拥过小苏，让她的两只乳峰顶住自己的胸。小苏吻过夏末的下巴，问：“这到底是恋爱还是婚姻？”夏末仰起脸，用下巴蹭小苏的额，眨巴了几下眼皮，说：“非法同居。”

阳台上响起了脚步声，听上去是个糙汉。窗口伸进来一颗大脑袋，布满铁道沿途的灰色尘垢。这颗脏脑袋笑眯眯的，大声说：“搬来啦？这么快？”夏末走到门前，对房东扳道工招呼说：“耿师傅，到我们家坐坐？”夏末说“我们家”时故意回头瞟小苏，小苏听得很清楚，却装着听不见。小苏把短发捋向脑后，顺势侧过面庞，鼻尖上亮了一颗小亮点，是那种慌乱的幸福所产生的光。耿师傅放下铁道扳手，接过夏末递过来的红梅牌香烟，拽一拽门框后头的电灯开关线，关照说：“没电表，电随你们用。”随后退了两步，拧开水槽上方的自来水龙头，“水也尽管放。”耿师傅索性走到阳台西头的小屋，夏末知道他过去示范马桶水箱了，倚在门框上，点了根烟。水箱水和耿师傅的小便一同冲了下来。卫生间里传来说话声：“这是厕所。”耿师傅说话时叼着烟，夏末听得出来。他开始想象耿师傅双手捂在下身眯眼歪嘴的说话神态。“我这房子，一个月才一百块，哪里找？”耿师傅从卫生间里出来，抖着身子往上提拉锁。“——就是有火车，”耿师傅大声说，“你反正夜里要画画，也没事。”夏末跟着他扯起大嗓门说：“我们喜欢火车。”耿师傅笑着说：“你这么大声做什么？我听得见。”

小苏坐在床的内侧，听两个男人说话。她接过夏末丢下的活儿，重新调整羊眼间距。小苏对门口“喂”了一声，夏末回过

头，小苏瞥一眼南窗。夏末丢了烟，取过一张方凳，往铁丝上挂窗帘。

一个孕妇正沿着水泥阶梯拾级而上，手里提着一只竹篮。她身后的楼梯口刚刚停下一辆手推车，是站台和月台上最常见的那种。玻璃上用红漆写着“包子”、“鸡蛋”、“豆腐干”。孕妇的身后跟着一个小丫头，七八岁，活灵活现的样子。手里拿了半只冷狗，两片嘴唇被冷狗冻得红红的。夏末站在方凳上和中年孕妇隔窗对视，这个角度过于背离常态。孕妇仰着头很客气地笑。耿师傅高声说：“他们过来了。”他走到窗下的楼梯口，从竹篮里取出最后一只肉包，塞在嘴里，嘟嘟囔囔地说：“怎么卖这么快？”耿师傅噙着嘴侧过头来，对夏末说：“我老婆阿娟，那是我宝贝丫头，小铃铛。”

夏末并没有急于招呼。他和小苏相互打量了一眼。视角差不多有七十度。完全适合于表达疑虑。他们无声地望着小铃铛，无声地盯着阿娟的腹部。阿娟刚爬完楼梯，站在窗子底下大口吸气。耿师傅很开心地摸着小铃铛的腮，小铃铛的双手撑在门框上，一对黑眼珠对着两个生人伶牙俐齿。她咧开嘴，翘着两颗小兔牙。小苏说：“真是个美人坯子。”耿师傅笑着说：“也不能喊叔叔阿姨，是个哑巴。”

阿娟说：“以为你们明天来。还没来得及给你们扫干净。”夏末和小苏没有回过神来，就会点着头笑。他们一高一低地站着，目送阿娟和小铃铛走过门前。

小苏呕吐的感觉在这时凭空而来了。她毫无理由干呕了一声。随即捂上嘴，冲出了房间。她扒在水槽上，弓下腰一连干呕了好几声，只是呕出来一些声音，没有实质性内容。夏末跳下来，冲上去拍她的后背。小苏拧开水龙头，掬水漱口，直起身只是笑，睫毛上沾了几颗碎泪。“怎么回事？”小苏不好意思地说，“也没吃什么。”耿师傅和阿娟在门槛边早就停住了，不声不响回过来四目光。小苏和孕妇的目光刚碰上心里就咯噔一下，

立即用巴掌捂紧嘴巴，她的眼睛在巴掌上方交替着打量身左身右，又快又慌。几双眼前前后后全明白了。

二

夏末靠在床上，一晚上抽了一屋子烟。屋里没有开灯，但小苏感觉到厚重的烟霭。这种呼吸感受和铁轨两侧的视觉印象相吻合，灰蒙蒙地覆盖着粉质尘垢。

小苏躺在夏末的内侧，脑袋塞在他的腋下。他的汗味闻起来有点焦躁。天很热，床单没有带来海风，只有全棉纺织品的燥闷。热这东西烦人，时间长了就往心里去。夏末的右手放在小苏腹部，指头四处乱爬，无序、无聊、无奈，体现出未婚男子的糟糕时刻。糟糕的男人少不了这种时刻，女朋友眨巴着迷惘的双眼汇报你的劳动成果。她“有了”；或者要过你的手，没头没脑地搥到腹部，给你一双汪汪泪眼，这里头有潜台词，简洁的三个字：“都是你”。夏末的左手放在小苏腹部，夜的颜色和他的手感同等沉重。这是一个事故。夏末摸出来了，他们出了大事故。小苏被夏末的指头抚弄得难受起来，她用鼻头蹭夏末的肋，小声说：“别弄了。”

铁轨上驶过来一趟列车，是客车。火车窗灯在夏末的脸上迅疾明灭。夏末静然不动，只有脸上的灯光闪来跳去。有一阵小苏都觉得他是个假人了。小苏推了他一把，他没动；又推了一回，夏末却下了床去，闷闷地坐到北窗的画架面前。画布一片空白，除了纺织纹路一无所有。夏末用指头试一试画布的弹性。原计划明天开始这张画的，可小苏的肚子就那么放不住事。乱了套了。

小苏走到夏末身后。她在走动的过程中碰翻了一只铝锅。小苏站在原处，等那阵响过去。小苏站到夏末的身后把手插到夏末的头发里去，慢慢悠悠反反复复往后捋。小苏蹲在夏末身

边，问：“想什么了？”夏末没有回答，过了好半天说：“钱。”小苏说：“我出去做工，你画画，早就说好了的。”夏末的烟头在黑暗中放出了猩红色光芒，挣扎了一下，随即疲软下去，流露出男性脆弱与男性郁闷。夏末说：“你现在这样，还能做什么？花钱的日子在后头呢，说什么我也要先挣几个回来。”小苏说：“要么你先去做两个月，挣了钱，再回来画。”夏末说：“挣钱算什么？我只是想挣得好看一点，好歹我是个艺术家。”

耿师傅给小铃铛洗完澡，替她敷过爽身粉，穿好衣服，再举过头顶飞了两圈，随后让小铃铛降落在黄色拖鞋上。耿师傅拍拍女儿的屁股，大声说：“小东西，天天要坐飞机，都惯得不成样了。”阿娟没有接话，把手伸到面粉袋里准备往外舀面。耿师傅说：“你还想干什么？没几天你就要生了。”阿娟挂着眼皮只当听不见。耿师傅走上去摁住阿娟的手，阿娟的手在口袋里挣扎了一下，说：“家里还有二斤多肉馅呢。”耿师傅说：“做几个四喜丸子，吃掉不就完了？”阿娟坐下来：“我就怕一个人待在家里，一闲下来我就乱想，好不容易又申请了一胎，我就怕再给你生下个哑巴来。”耿师傅说：“你瞎说什么，我都听到儿子在肚子里喊爸爸了。”阿娟坐到床沿，是那种半坐半靠的坐法，有点像京戏里的判官。阿娟对小铃铛招了招手，把她叫到面前来，给她梳头。阿娟说：“要不是她哑巴，我们还生不了这个儿子呢。她总算给我们带了这么一点福气。”耿师傅把洗澡水倒出去，擦完手从碗橱里端出一擦子碗来。碗与碗的碰撞发出极其日常的烟火声响，耿师傅接过刚才的话茬说：“小铃铛也大了，正好帮着带带小弟弟。”阿娟的手停在小铃铛的头上说：“算了，都给我们惯成这样，还指望她什么？我可指望他们这一代。”正说着话隔壁传来一阵声响，一只搪瓷钵掉在了地上，随后又掉下来一只锅铲。小苏的声音随即传了过来。小苏说：“烫着了没有？”过了一刻才传出夏末的话，夏末说：“还好。”小苏说：“你把油倒上，还是我来吧，让你炒青菜，一个屋子都摊开了。”耿师傅和阿

娟看了一眼，刚要说什么，突然听到小苏又一阵猛烈的干呕，小苏慌乱的说话声从捂着巴掌后面传了出来，小苏说：“快，快，快把油倒掉，我一闻油味就要吐。”耿师傅的抹布还捏在手上，拔腿就要过去。阿娟“嗷”了一声，给耿师傅一个眼神。隔壁响起来一阵更加忙乱的瓢盆声。“妈的，”夏末拖声拖气地抱怨说，“妈的，怎么弄的。”

三

小苏睡得不好，一整夜火车在她的脑子里跑，从左耳开向右耳，再从右耳开向左耳。到了天亮时小苏反而睡着了，好像做了一个梦，绰绰约约的只是乱，飘了满世界的灰色粉末。小苏在梦中把手伸到夏末的那边去，空的。小苏睁开眼，窗帘的背后全是阳光，梦也追忆不起来了。夏末的枕边留了一张纸条，上头有夏末的铅笔笔迹：

我去奥普公司

小苏拿起这张便条，正正反反看了又看，最后把目光归结到自己的腹部。生活这东西真是被人惯坏了，处处将就它，顺着它，还能说得过去，一旦不如它的意，它翻脸就会不认人的，弄到后来只能是你的错。

小苏打开门，拉开窗帘，天上地下阳光灿烂，远处的铁轨上炎热在晃动。铁轨错综交叉，预示了方向的无限可能。世界躲在铁轨组合的随意性后面，只给你留下无所适从。

小苏拿了牙具毛巾到阳台上洗漱，阿娟没有出去，坐在高凳子上手把手教小铃铛织毛线。小铃铛依在阿娟怀里，织一件粉色开司米婴用上衣。阿娟叉着两条腿，下巴贴在小铃铛的腮部，轻声说：“挖一针，挑一针；再挖一针，再挑一针。”阿娟抬头看见小苏，客客气气地招呼说：“起来啦？”小苏正刷牙，不好意思开口说话，只是抿着嘴笑着点头。小苏在刷牙的过程中静然凝视

母女共织的画面,在某个瞬间居然产生了结婚这个念头,她要把孩子生下来。但这个柔软温馨的冲动只持续了一秒钟,立即被小苏中止了,随牙膏泡沫一同呕吐出去,流向暗处,不知所终了。

小苏洗完脸和阿娟客套了几句,话题很自然地扯到小铃铛身上去了。但这也不是一个容易的话题。小铃铛知道她们在说自己,望着小苏只是笑,小苏没话找话说:“你女儿真文静。”阿娟笑起来,说:“文静什么?现在哪里还有文静的孩子,发起脾气来吓死人。”小苏陪着笑了两声,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阿娟却找到了话题,阿娟说:“你男人是画画的吧?”小苏听不惯“你男人”这样的话,赶忙解释说:“是我男朋友。”小苏这话一脱口就后悔了。生活这东西经不住解释,越解释漏洞越多。阿娟似乎意外证实了某种预感,眼神里头复杂了,拖了声音说:“噢——”

夏末到家时衬衫贴在了后背上,透明了,看得见肉。他放下西瓜,一言不发,脸色像铁路沿线的屋顶。夏末坐在床边,看见上午自己留下的便条。他掏出烟,叼上一根。夏末的点烟像是给自己做游戏,先用打火机点上纸条,再用纸条燃上火柴,最后用火柴点烟。他今天抽的不是红梅,是三五。硬盒里头还剩了两根。

抽了一半夏末才抬起头,哪里也不看,嘴里说:“我给你买了只瓜。”烟雾向四处弥散,成了沉默的某种动态。

在这段沉默里小苏站在一边,十只指头叉在一处,静放在腹部。铁路上开过去一趟货车,车厢里装满了煤。煤块反光在九月的太阳光下锃亮雪白,锐利刺眼。小苏眯起眼睛,火车的高速把煤的反光拉长了,风风火火,杂乱无章。

四

第二天一早小苏推醒了夏末。夏末的眼睛睁得很涩。夏末

注意到小苏用心打扮过了，头发齐齐整整归拢在脑后，扎成了马尾，甚至眼影与口红也抹上了。夏末用肘部支起上身，眯着眼问：“干吗？你这是干吗？”小苏穿着裙子，正往牛仔包里塞仿Fun牌牛仔裤。小苏说：“出去。”

“哪儿？”

“医院。”

“上医院干吗？”

“你说干吗？”

“总要先查一查，”夏末掀开毛巾被，大着嗓子说，“还没到时间呢！”

小苏瞥一眼夏末的裤子，兜里一张低面值纸币正翘着一只烂角。“歇一天是一天，”小苏说，“还是早点做了好。”

夏末低着头不语，拿眼睛四处找烟，只在地上找到几只过滤嘴。“我给我爸去封信，”夏末说，“先叫他寄点钱来。”

小苏坐到夏末身边，拿过他的手捂在腹部，说：“你已经是做爸爸的人了。”

夏末把小苏送到苹果色甬道口。小个子护士的下巴傲岸威严，它挡住夏末，示意他看墙拐角的字条。字条是从复印机里吐出来的，印了四个电脑魏碑：

男宾止步！

魏碑的撇捺很硬，和小护士的下巴一样来不得还价。夏末止住脚，小苏的指头从他的掌心一根一根滑走。小苏转身的过程中眼睛里是那种无助眼神。夏末看见了她的害怕。

小苏的身影刚刚消失夏末就掏出了香烟。点上之后夏末猛吸了一大口。身后有人拍了他一巴掌。是一个中年妇女。妇女说：“熄掉。两块。”

小苏看不见医生与护士的脸。它们深藏在巨大的白色口罩

后面。所有的器皿与工具都是不锈钢质地的,笼罩了白亮的光,散出一股化学液体的气味,甚至医生与护士的眼珠也都是不锈钢的,笼罩了白亮的光,散发出化学液体的气味。小苏的自信心在妇科医生面前漂浮在了水面,失去了原有的根本与稳固。她站在躺椅旁有点手足无措,不敢贸然动作。静止不动是唯一正确可行的姿态。她望着那些不锈钢器皿与工具,听见它们撞击,声音清冽冰凉,充满了理性精神与孤傲气质。

医生的工作是绝对程式化的。她们了然自己的程式。她们认定到这里的女人同样了然她们的程式。医生看了看小苏的腰,用目光掀她的裙子。小苏犹豫了片刻,医生的目光硬了。小苏依照医生的命令做了,顺着她眼神坐到躺椅上。护士端着盘子过来,小苏看见盘子里放着消毒药水与消毒棉花。医生的眼珠左右各瞟了一回,小苏很听话地叉开腿,分别跷在了踩脚凳上。另一个护士端上了另一只盘子。医生伸手取了一只金属夹,又大又亮,形状古怪。小苏的身体一下就收紧了。医生拍一拍她大腿的内侧,小苏再一次放松了自己。她感觉到了不锈钢的冰凉,感觉到了不锈钢的孤傲气质。小苏侧过头,咬紧了下唇。那种阴冷坚硬的感觉爬进了她的肉体深处,在她肉体深处的某个地方向右边划了半个圆弧,再向左边划了半个圆弧。小苏猛然张大了嘴巴,没有出声。锐利的疼痛在她的身体内部发出嗖嗖冷光。小苏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晕厥,这是她唯一不能确定的事。护士给她送过来一样东西,杯口散着热气。小苏不知道是什么药,喘着气全喝了下去。喝完后她才明白过来,是红糖水。小苏给自己擦换过,从包里抽出仿 Fun 牌牛仔裤,慢慢套了上去。小苏走了两步,没找到体重。整个身体和自信心一起往上漂浮。

小苏一个人走回甬道。她想扶住墙。迎面上来一个女孩,像个女高中生。小苏和女高中生打了个照面,女高中生的眼神像一只被捉住的小野兔。小苏决定做一回榜样。捋捋头发,挺

起胸,弄出若无其事的样子。她做得似乎过了,一脸的含英咀华。小苏迈开步伐,尽量走得沉稳些,但地面不肯配合,整个城市都在往下陷,道路与脚掌之间多了一段距离,多了一层虚。

一拐角竟是漫天大雨。窗外尽是粗粗的雨丝。夏末正站在屋檐下面,对着檐雨失神。小苏走到他的身边,夏末居然没能收过神来。小苏没有停步,赌着气往雨中去。夏末的眼睛跟着小苏走出去四五步才聚光了。夏末慌忙脱下衬衫冲进雨中,在小苏的头顶充当一把雨伞。小苏的委屈和恼羞成怒在胸中无声翻涌。泪水往上冲,堵在眼眶里漂。她不肯停步,虚虚弱弱往大门口踉跄。夏末光着背脊淋在雨中,一路小跑一路小声呼唤:“小苏,小苏。”小苏走不动了,站在衬衫底下大口喘息,夏末的光背脊被她的眼泪弄得恍惚浮动。“狗东西,狗东西!”小苏突然尖声吼道,她用尽全力一巴掌抽在夏末的肉上,雨中响起了一声脆亮的巴掌声。“谁让你这样了?”她大声说。夏末的胸口堵得酸,一点一点往下碎,他一把抱住小苏,紧捂在胸前。小苏的双腿一起软了,泪水喷涌出来。她拽住夏末的臂膀,伤心无比地说:“谁让你这样了?”

夏末推开家门,屋里泛了一地的水。北窗没有关,擦在墙角的书全被雨水淹死了,尸体皱巴巴地肿胀开来。要命的是那块画布,淋透了,和小苏一样刚做完人流,软塌塌地露出了极度疲态。夏末把小苏扶上床。小苏躺在床上,睁大一双眼睛四处张望。她的眼睛只有零摄氏度,看到哪里哪里就泛起一阵冰光。夏末站在画布面前,一种极不具体的愤怒在胸口上去下来。夏末忍了好半天,找不到发泄的借口。他以一声长叹给这次愤怒作了最后总结。夏末插上电热茶杯的插头,又把小苏的秽衣泡在绿塑料桶里,然后拿起拖把吸地上的水。夏末这么一忙碌屋子里又乱散了。生活中的每一样必需品都显得多余,他的手脚和这些生活必需品很快呈现出矛盾局面,不是它们挡住夏末,就